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嘉祐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陳夢蘭

嘉祐集卷六

宋 蘇洵 撰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

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易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

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

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

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

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不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

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
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
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
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
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
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
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咄笑以為迂怪而不
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

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

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

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

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説耳死生之説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説將岀而勝之勞逸之不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菫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

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

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使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

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慱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令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慱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

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隅限而易

内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

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

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

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

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

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

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䑰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

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

今吾曰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

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

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簒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位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

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
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
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
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
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
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

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

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

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子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嘉祐集卷六

嘉祐集卷七

宋 蘇洵 撰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

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

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舍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舍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

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為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

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論中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末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

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
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于福
極分應五事遂强為之説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
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
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
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
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
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

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攝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别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

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觧以蔽其舋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説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

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旣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

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强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曲直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厥咎僭　厥罰常暘　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是謂不悊　厥咎豫　厥罰常燠　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常寒　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失天時

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説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不極 厥咎眊 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令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祕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經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汩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汩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

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頴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

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邱子明是也聖人懼後

人輕其職使有如邱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别不得其源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舍使昧者觀之固憒憒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糸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隂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説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隂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説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糸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説則眊與隂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

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

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説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説平王之詩固不然

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别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

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黄龍當見黄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嘉祐集卷七

嘉祐集卷八

宋 蘇洵 撰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

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

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跗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

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

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强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

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

加一是四歳而加一日也率四歳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賛得二焉故賛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竒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多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贏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百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茍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

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

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盖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踦𴴱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虚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

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

者衍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掛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羸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

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四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

之物故雖折草毁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説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

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盖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蹈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詁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盖雄

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葢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𤣥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𤣥筭備矣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

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㳟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

之日而筭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竝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辭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晝或以為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偶首之晝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閒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

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
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
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
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謂中羨從更睟廓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
次九為偶首初一日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

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竒首之九贊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𤣥礥之初一日入女二度𤣥梲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盖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𤣥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為不及故踦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𤣥論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

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蹄贏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圖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中一牛 三 五 七 九 二

二冬至 四 六 八 周一 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女　礩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閏一　二三　四五　小寒　六七　八九

少一二　三四　五六　虛　七八　九戾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上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危　大寒　九十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狩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羨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差一二　立春　三四　五六　室

七八　九童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增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鋭一　二三

四雨水五　六七　八九　達一壁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交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叓一奎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徯一驚蟄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從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進一　二三　四五　六七婁　八九

釋一二　三四春分　五六　七八　九格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夷一二　三四胃　五六

七八九藥一二三四五六七清明八九
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務一二三
四五昴六七八九事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更一穀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畢
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毅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裝一二三四立夏五六
七八九衆一二三四五觜六七八九參
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親一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小滿 斂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彊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睟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盛一 二三 芒種
四五 六七 八九 居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法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應一二 三四 五六 夏至 七八 九迎一 二三 鬼
四五 六七 八九 遇一二 柳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竈一 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小暑

大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廓一 二 三

四 五 星 六 七 八 九 文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禮一 張 二 三 四 五 大暑 六 七 八 九

逃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唐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常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立秋 九 度一 翼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永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昆一 二 三

三州

減一 處暑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唫一 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守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翕一 二 三 四 白露 五 六 七 八 九

聚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角 八 九 積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飾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秋分 八 九 疑一 二 三 四 亢 五 六 七 八 九

視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沈一 二 三

四 氐 五 六 七 八 九 內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八九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房九曹一二三

四五六七霜降八九心竆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劉一尾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堅一立冬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

九部

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闢一箕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失一二三四小雪五六

七八九劇一二三四五斗六七八九

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將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大雪

三家

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勤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養一二三四五六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别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天不施地不成因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而倍之地則虚三以扮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别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説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扐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九而不可以為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

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説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茍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

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而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則是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竒偶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八木在

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為緯取三經以為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為夕筮之一表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

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觀始中決從終

推玄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

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二增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明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而二為偶者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九之者為贊

也一首減一者為增賛也容有不盡求其九半之者為九賛故減而後增日也二賛為一日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百八十算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一日而行一度

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復於北斗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月不書

歷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朞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

也曰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嵗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嵗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畫者厯之所以有法也今𤣥告曰𤣥曰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賛二賛而為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厯法之可見於𤣥者止於一朞而此五畫者雄之所强存而已是故别其一朞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畫之數於後盖不詳云

嘉祐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嘉祐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棟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臣周鴻

嘉祐集卷九

宋　蘇洵　撰

史論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

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餗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

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

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讃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

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録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襃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

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録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嚻嚻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寛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

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庶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

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宫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寛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

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

免乎絶與棄則其尊中國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葢元始

之閒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强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説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僞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吴越世

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

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强以廉明直諒槩

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失身槩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佛法乎此瞱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

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㫄譏固失而㫄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説葢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婬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説非乎曰

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

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内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

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樂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

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寛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説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説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

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

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

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茍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儻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

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塡然而鼓視敵之兵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

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馬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况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茍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

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婬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

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

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

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

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

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

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

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

覺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

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

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晋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顔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説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逺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

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茍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顔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

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顔淵得之以為顔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

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慼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

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郵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

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

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九